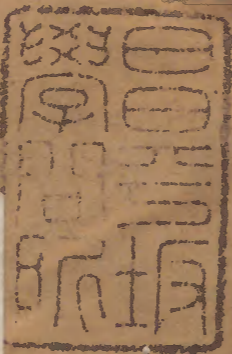


唐書

傳百五之十一

三十九

52
3
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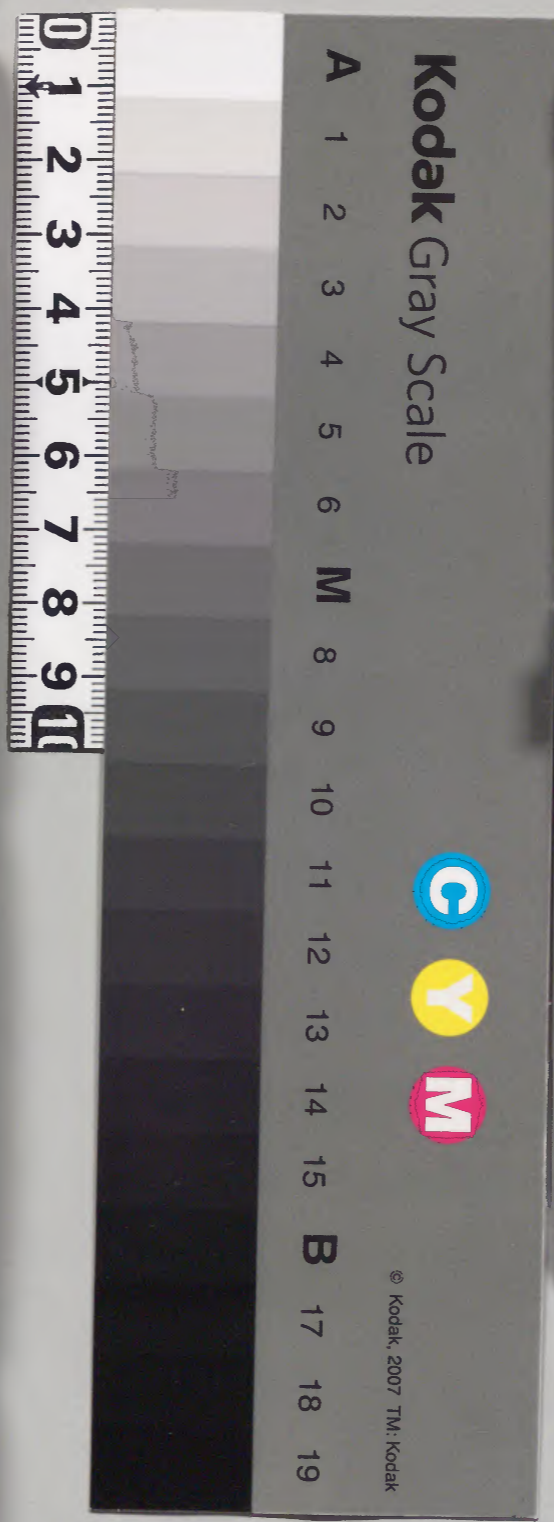


館書圖京東			
五	三	別	正
冊	號	架	函
			類

漢書門			
五	五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五
〇	九
函	〇
一	〇
四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960
冊數	50(40)
函號	320 34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李德裕列傳第一 百五

宋

柳

校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其性
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陰補校書郎河東
縣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權傾
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領德裕厚其號令大
其其子數召見資其優厚帝自荒于政故感其多
其扶匡人詞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駢
其

氏子



李德裕列傳第一百五

唐書一百八十

宋

祁

依

敕

撰

李德裕字文饒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學既冠卓犖
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河東張弘靖
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
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
皆出其手數召見賚獎優華帝怠荒于政故感里多所請
巧挾宦人詞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
與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
臣私第是等無佗材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且請白事宰

嘉靖九年刊

卷一百一十一

相者聽王中書無輒詣第帝然之再進中書舍人未幾授
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
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
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
甫卒裴度嘗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
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間帝暗庸誅度使與元稹相怨奪
其宰相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
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初潤州承王國
清亂竇易直傾府庫資軍貨用空殫而下益驕德裕自檢
約以留州財贍兵雖儉而均故士無怨再暮則賦物儲物

南方信機巫雖父母癘疾子棄不敢養德裕擇長者可
者諭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棄之義使歸相曉敕違
約者顯實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又按屬州非經祠者毀千
餘所撒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無所廋蔽天子下詔褒揚
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盞糶具德裕奏比年旱災
物力未完乃二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此陛下
恐聚斂之文緣以成姦彫窶之人不勝其散也上道素號
富饒更李錡等平皆權酒於民供有羨財元和詔書停權
酌又赦令杯諸州此無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錢五十萬
緡率歲經年常少一二萬軍用備急今所須脂盞糶具度

用銀二萬二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
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保臣不違詔旨不之軍興不疲人
不歛怨則前救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方是時罷進獻不閱
月而求貢使者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它又詔索
盤條繚綾千匹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
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鳩鵲
翠鳥汴州刺史文視若水言之即見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
琵琶捍撥鏤牙箏於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鳩鵲
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
此今蜀黑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且立

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
所未諭昔漢文身衣弋綈元帝罷輕織服故仁德慈儉至
今稱之願陛下師二祖宗納遠思漢家恭約裁賜節減則
海隅倉生畢受賜矣優詔爲傳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
僧徐州王智興給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
即顯募江淮間民皆曹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
劾奏智興爲壇泗州募願度者人輸錢二千則不復勘詔
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戶三丁男必一男剔髮規影陰賦所
度無筭巨關度江者日數百蘇常齊民十固八九若不
禁遏則前至誕月江淮失丁男六十萬不爲細變有詔徐

州禁止時帝昏荒數游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
履六歲表言心平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篤於事君
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竊惟念按
自先聖徧荷寵私不能竭忠是負靈鑒臣在光朝嘗獻大
明賦以諷頌蒙嘉採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
衣諷視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三曰罷獻諷
歛求怪珍也四曰納誨諷侮棄忠言也五曰辨邪諷任群
小也六曰防微諷為游輕出也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
用其言猶敕韋處厚諄諄作詔厚謝其意然為逢
詔不內從時皇州淨屠詭言水可愈

南齊方之人率十九歲一使往汲既行若飲病者不取
近輩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二十千取者益它汲轉
鬻於道三和欺詐往者日數十百人德裕嚴勅津邏捕絕
之且言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請
下觀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絕妄源從之帝方惑佛老禱福
祈年淨屠方士竝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
元壽數曰歲帝這宮者至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駟敦遣德
裕上疏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
孔子昔軒轅問廣成子治身之要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無勞子形無挫子精乃可長生慎守其一以處

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形未嘗衰又曰得吾道者上
爲皇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
浮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陛下脩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
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臣慮今
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
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御其藥者故漢人稱
黃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甌
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爲重乎儻必致
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母及藥則九廟尉悅矣息元果
亦謂不情自言與張果藥書北游帝詔書王肖狀爲圖以

觀之終帝世無心驗文宗即位乃逐之大和三年召拜兵
部侍郎裴度薦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且
得君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
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
可破矣踰年徙劔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
釗代之病不能事氏失職無聊生德裕至則完殘奮怯皆
有條次成都旣南失姚協四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
盡爲蠻有始韋臯招來南詔復嶺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
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啓戎資益其策非是養成癰疽第未
決耳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才

遺今瘼夷尚新非痛矯幸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召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偽盡知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廢遣犍耄什三四士無敢怨又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絲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星鷲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杖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執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印峽關徙雋州治臺谷以奪巖險舊制歲抄運內粟贍黎雋州起嘉眉道陽山江而達大度乃分餉諸戍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輦夫多死德裕命轉印雅粟以十月爲漕也先夏而至以佐陽山之運饋者不涉炎月遠民乃安蜀人多鬻女爲人妾德裕爲著科約凡十三而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毀屬下浮屠私廬數千以地予農蜀先主祠旁有傑村其民剔髮其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寧懼南詔請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維距成都四百里因山爲固東北緣索叢嶺而下二百里地無

險走長川不三千里直吐蕃之牙異時成之以制虜入者
也德裕既得之即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
其功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
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
之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封贊皇縣伯
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謁李
宗閔時往往通宿客李聽為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
閔閣酣醉乃去至德裕則喻御史有以事見宰相必先白
臺乃聽凡罷朝繇龍尾道趨出遂無輒至閣者又罷京兆
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常建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

邪必害正然其間若可聽則審以取舍不然二者竝

雖聖賢經營無繇成功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為中書侍
郎集賢殿大學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賈使主堂廚食利因
是挾貨行天下所至州鎮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
切罷之以帝暴威風言謠言節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
少間又為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讓官德裕曰百諸葛亮有
言親賢小人先漢所以隳隆也親小人遠小人後漢所
以傾頹也今謂小人傾危惡暴天下不宜引或左右帝曰
久誰無通富容其敗且逢三日昔言之對曰聖聖則有改過
若謂天資姦邪尚何能改是言位宰相而顧元回以累

陛下亦罪人。臣等語。遂別與官。德裕握手。止。帝適見。不憚訓。注。即。漢。在。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入。見。帝。自。陳。自。關。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從。鎮。海。軍。之。代。王。璠。先。是。大。初。漳。王。養。其。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字。問。時。德。裕。被。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為。高。書。在。空。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三。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璠。塔。山。陽。導。王。為。不。軌。帝。武。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皆。注。端。漢。三。人。者。語。益。皇。獨。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譖。也。少。其。遂。貶。德。裕。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復。長。袁。州。張。史。膺。亦。負。辜。相。未。終。殺。關。以。罪。斥。而。注。訓。等。凡。敗。帝。追。悟。德。裕。以。誣。構。遂。乃。徙。潯。州。刺。也。又。以。太。子。分。司。東。都。開。成。初。帝。以。容。語。宰。相。刺。廷。言。有。遺。事。以。宋。申。錫。對。帝。悅。首。涕。數。行。下。曰。當。此。時。兄。弟。不。相。申。錫。邪。有。司。為。我。寢。觀。之。又。曰。德。裕。亦。由。錫。比。也。起。為。浙。西。觀。察。使。後。對。皇。上。案。中。黎。道。頓。首。言。德。裕。與。宗。閔。皆。逐。而。獨。三。進。官。帝。曰。彼。皆。進。鄭。注。而。德。裕。欲。殺。之。今。當。以。官。與。何。人。境。躍。而。出。入。指。坐。展。前。示。宰。相。曰。此。德。裕。等。鄭。注。起。德。裕。三。在。浙。西。入。十。年。還。准。南。鄭。注。後。代。牛。僧。孺。僧。孺。聞。之。以。軍。事。付。其。副。張。鷟。即。馳。去。准。南。府。錢。八。十。萬。緡。德。裕。奏。言。止。四。十。萬。為。鷟。用。其。半。僧。孺。訴。于。帝。而。諫。官。挑。

于其間矣又言德裕初無相率二老輒去雖姚崇宋璟不
能逾至李林甫更壞之九年遷及禍敗是知垂造罷
相之政在中言議不也帝嘗言德裕復事空慶望不忘
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廷英
嗚咽流涕曰臣等死無恨矣德裕曰臣等死無恨矣德
活之無異時德裕曰臣等死無恨矣德裕曰臣等死無
裕伏不起帝曰為公等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讓
官論事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
免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故
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
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尋冊拜司空回鶻自開成
時為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汗挾公主牙塞下種族
大飢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退渾党項利虜掠因天德軍
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兵擊之議者請可其奏德裕曰回
鶻於國當有功以窮來歸未輒擾邊遽伐之非漢宣帝待
呼韓之義不如與之食以待其變陳夷行曰資盜糧非計
也不如繫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渾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退
遇敵則走雜虜之常態孰肯為國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
一城與勁虜確無不敢請詔牟無聽諸戎計帝於是貸粟

嘉靖戊午年

唐列傳一百五

十

監生彭應登刊

二萬斛會盟沒斯殺赤心以降赤心兵潰去於是回鶻勢窮數巧羊馬欲藉兵復故地又願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許乃進逼振武保大柵杷頭峯以略朔川轉戰雲州刺史張獻節嬰城不出回鶻乃大掠党項退渾皆保險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許田牟用二部兵之效乃復問以計德裕曰杷頭峯北皆大磧利用騎不可以步當之今烏介所恃公主爾得健將出奇奪還之王師急擊彼必走今銳將無易石雄者請以藩渾勁卒與漢兵衝拔夜擊之勢必得帝即以大略授劉沔令雄邀擊可汗於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回鶻遂敗進位司徒黠戛斯遣使求且言攻取安西北廷帝欲從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廷五十里異時繇河西隴石抵玉門關皆我郡縣往往有兵故能緩急調發自河隴吐蕃則道出回鶻回鶻今破滅未知黠戛斯果有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以萬人往戍何所興發何道饋餉彼天德振武於京師近力猶苦不足況七千里安西哉臣以為縱得之無用也昔漢魏相請罷田車師賈捐之請棄珠崖近狄仁傑亦請棄四鎮及安東皆不願會葬以耗內此三臣者當全盛時尚欲棄割以肥中國況久遠甚遠之地乎是持實言也虛棄滅一回鶻而之生之帝乃止澤潞劉從諱死其從子

說苑卷八

卷八

百五

十一

卷八

積埒留重以對師慶德裕曰澤潞內地非河朔比昔昔儒
術大臣之本丁也五公如建昭義軍最有功德宗尚不許其
子繼及劉悟死敬宗方急於政遂以符節付從諫大和時
擅兵長子陰連訓注外託効忠除君側及有狗馬疾謝
醫拒使便以立屬藉捨而不利無以示四方帝曰可勝乎
對曰河朔積所恃以脅齒也如魏鎮不與則破矣夫三
鎮世嗣列聖許之請使近臣明告以澤潞命師不得視三
鎮今朕欲誅積其各以兵會帝然之乃以李回持節諭王
元逵何弘敬皆聽命始議用兵中外交章固爭皆曰悟功
高不可絕其嗣又從諫畜兵十萬粟支十年未可以破也
它宰相亦媿嬰趨和德裕獨曰諸葛亮言曹操善爲兵猶
五攻昌霸三越漢況其下哉然羸縮勝負兵家之常惟陛
下聖策先定不以小利銜爲浮議所搖則有功矣有如不
利臣請以死塞責帝忿然曰爲我語於朝有沮吾軍議者
先誅之羣論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兩端德裕
建遣王宰以陳許精甲假道於魏以伐懿弘敬聞遽勒兵
請自涉漳取磁潞會橫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帥李石奉
裨將楊弁主留事方是時橫未下朝廷益爲憂議者頗言
兵皆可能而遣中人馮元實如太原偵其變弁厚賄中人
帳飲三日還諺曰弁兵多屬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詰曰

李石以太原無兵故調橫水卒千五百使成榆杜弁因以
亂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則曰晉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
裕曰募士當以財李石以人欠一縷故兵亂石無以索之
弁何得邪太原一鎧一戟遠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乎
使者語塞德裕即奏弁賤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請捨禎而
誅弁遽趣王逢起榆杜軍詔元逵趨土門會太原河東監
軍呂義忠聞即日召榆杜卒八斬弁獻首京師德裕每疾
貞元大和間有所討伐諸道兵出境即仰給度支多遷延
以困國力或與賊約令懈守備得一縣一屯以報天子故
師無大功因請敕諸將令直取州勿攻縣故元逵等下邢
洛蒸而殫氣索矣俄而高文端歸命稱禎糧乏皆女子按
穰哺兵未幾郭誼持禎首降帝問何以處誼德裕曰禎豎
子安知反職誼爲之今三州已降而禎窮蹙又販其族以
邀富貴不誅後無以懲惡帝曰朕意亦爾因詔石雄入潞
盡取誼等及嘗爲禎用者悉誅之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
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唯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
王智興李載義皆超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爲司徒十
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母固辭
德裕又陳先臣封於趙家孫寬中始生字曰三趙意將傳
嫡不及文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嘗居汲願得

封衛從之遂改衛國公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稱孔子
其徒三千亦為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
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轉相汲引不為比周
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鯀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共工驩兜
則為黨舜禹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送為掩蔽也賢人君
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
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
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
帝所言皆聽黯弘雖竝進然廷詰齊人少情譏其布被為
詐則先發後繼不為黨也太宗與房玄齡圖事則曰非比
知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圖國
不為黨也漢朱博陳咸相為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
以其黨相傾議論相軋故朋黨始於甘陵二部及甚也謂
之鉤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
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亦各有
客三千務以譎詐勢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義今議者
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謂黨者為國乎為身乎誠為國
邪隨會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
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
要選悉引其黨為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

下以是察之則姦偽見矣時韋弘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
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
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
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
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大和
後風俗浸敝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敝不止無以治國臣
衡曰大臣者國家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所慎擇也傳曰
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今弘質
爲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且蕭望之漢名儒爲御史
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少光皆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
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會上書人之思慮
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
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
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千古者朝廷之士守官業思
不出位弘質與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
陛下照其邪計從黨人中求言過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
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深疾朋黨故感憤切言之又嘗謂
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罷罷定官誠治本也乃謂
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時天下已平數十
萬乞骸骨而是家言榮惑犯上相又懇巧去位皆不許當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六十五

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
時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
我者非太尉邪每顧我毛髮為森堅妻曰罷為檢校司徒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
令狐綯崔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
故以太子以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汝
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
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徇成其寃至為黜御史罔上
不道乃貶為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二德裕既

執政皆其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
禍將及白于帝得以喪還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
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為質袞袞可喜
常以經綸天下自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
室幾中興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
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
諸道銳兵悉上皆監軍取以自適每督戰身高建旗自表
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兵隨以北錄是王師所向多負至
討回鶻澤潞德裕建請詔書付宰相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
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為衛自是號令明壹將乃有功元和

後數用兵宰相不從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書
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
事時其處報機急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學
士不能盡吾意伐劉稹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勿爲子孫之
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
遂平帝每稱魏博功則顧德裕道詔語咨其切於事而能
伐謀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救爲忠義指意丁寧
使歸各謂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後除浮屠法僧
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爲我謝張仲武劉從諫
招納亡命今視之何益仲武懼以刀授屠爾爾吏曰僧敢
入者斬帝旣數討叛有功德裕慮快于武不可敵即言
曹操破袁紹於官度不追奔自謂所獲已多恐傷威三卷
由基古善射者柳葉雖百步必中觀者曰不如少息若弓
撥矢鉤前功皆棄陛下征伐無不得所欲願以兵爲戒乃
可保成功帝嘉納其言方士趙歸真以術進德裕諫曰是
嘗敬宗時以詭妄出入禁中人皆不願主陛下前帝曰歸
真我自識顧無大過召與語養主術爾對曰小人於利其
蟻赴燭向見歸真之門車轍滿矣帝不聽于是挾術詭詐
者進帝志衰焉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
計人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言飲酒後房無

聲色娛生平所論者多行于世云子燁仕汴宋幕府貶象
剛立山尉懿宗時以赦令徙郴州餘子皆從死貶所燁子
延古乾符中爲集賢校理擢累司勳員外郎還居平泉昭
宗東遷坐不朝謁貶衛尉主簿德裕之斥中書舍人崔叡
字乾錫誼士也坐書制不深切貶端州刺史叡舉進士復
以制策歷邢州刺史劉稹叛使其黨裴問戍于州叡說使
聽命改考功郎中時皆謂遠賞至是作詔不肯巧傳以罪
吳汝納之獄朝廷公卿無爲辨者惟淮南府佐魏鉤就遠
吏使誣引德裕雖痛楚掠終不從竟貶死嶺外又丁柔立
爲左拾遺既德裕被放柔立內慙傷之爲上書直其冤坐
阿附貶南陽尉懿宗時詔追復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贈
尚書左僕射距其沒十年

贊曰漢劉向論朋黨其言明切可爲流涕而主不悟平陽
亡幸德裕復援向言指質邪正再被逐終嬰大禍嗟乎朋
黨之興也殆哉根夫主威奪者下陵聽弗明者賢不肖兩
進進必務勝而後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斷之際
元引桀跖孔顏相關于前而以衆寡爲勝負矣欲國不亡
得乎身爲名宰相不能損所憎顯擠以仇使比周勢成根
株牽連賢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寧明有未哲歟不然功烈

光明仁武中興與姚宋等矣

列傳第一百五

陳三李曹劉列傳第一百六

唐書一百八十一

宋 祁 奉 敕 撰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潁川由進士第擢累起居郎史館脩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為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宮夷行兼侍讀五日一謁為太子講說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歷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若尉勞起之會以王彥威為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鄆靈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

咸化十八年

唐書一百八十一

宋祁奉敕撰

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考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大阿以鑄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讎虜豈有倒持慮邪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嘗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帝即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進門下侍郎帝嘗怪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珣因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彘數十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為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遠為坊州刺史右拾遺宋郊論不可遠果坐贓敗帝欲賞郊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善輒進言恐後不免有私夷行蓋專詆嗣復又素善韋諷助其力以辭折朋黨是時雖天子亦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為中書舍人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即位召為御史大夫俄還門下侍郎平章事進位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瑛俱拜乃奏僕射始視帝受四品官拜無著者瑛百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

皆為僕射無階謂之隔如致書禮皇太子見上臺群
官群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主之僕射與四品官並列朝
廷不容獨優前日鄭餘慶著僕射之儀謂隔品官無元禮
時實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為僕射乃忘前
議當時鄙厭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速請於時皇開元元年
以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
射受之非是皇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今詔可如累朝
紛議不決至夷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罷為太子太保以檢
校司空為河中節度使卒

本紳字公能中書人放玄會日係世臣南之卷潤州紳六歲

而孤哀等成人早虛躬受之學為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
名時號短李蘇州刺史之弟夏卿數稱之葬母有烏銜芝墜
轎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
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漫不為賓客美敢言知教
後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留後王澹為貝不錡怒詔教
士鬻食之即脅使者為毀奏天子幸得留錡錡紳作疏坐
前紳陽怖栗至不能言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
曰何敢爾不遺死地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人今待死為生即
注以刃今易從後歎云言錡縱能置中書紳不足用召錡
至操書如所欲即因錡為中書紳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

激于義非市名也乃以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為
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二俊稹擢中書
舍人稹為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遂罷欲引李
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
政以紳為御史中丞顧其氣剛下易疵累而韓愈到直乃
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
下更持臺府故事論紳反詆訐紛然紳是皆罷之以紳
為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為樂外
遷紳泣言為逢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
侍郎逢吉次召之申疾子書有文與于名憲居華易自言
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栢老程首範善及耆為拾遺虞以
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詰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悉暴紳
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虞首範
與劉勣定皆為拾遺以伺紳隙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
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
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涼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
李德裕李德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
初即位不能辨乃貶紳為端州司馬栢楚等怒得善地皆
切齒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往逢吉斥思令
告大行喪於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

折逢言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紙書一筒發之見
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為嗣始大感悟悉焚逢言黨所
上謗言始紳南逐歷封康間端賴險澁惟乘漲流乃濟康
州有媪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實曆赦
令不言左降官與量移處厚執每詔為追定得徙江州長
史遷滁壽二州刺史霍山多虎插茶者病之治機穿發民
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不為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察使李宗閔方得君
復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軍以紳為河南尹河南多
惡少或唱教夜擊大球尸官道中馬不敢前紳治剛嚴
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即位徙
淮南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
門下侍郎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
檢校右僕射平章事復節度淮南卒贈太尉謚文肅始澧
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賊貶潘州司
戶叅軍死汝納家被逐久不調時吉甫任宰相汝納怨
之後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為永寧尉弟湘為江都尉郭
人詒湘受賊狼籍身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劄鞠
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嫌疑紳
內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薛元藻覆按元

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髮部人女不實按悅嘗為青州
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
崖州司戶叅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
志導汝納使為湘訟言相素直為人誣讒大校重牢五木
被體吏至以娶妻資膝結賊且言顏悅故士族湘罪皆不
當死紳杜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即瘞不得歸葬按紳以舊
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允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罪盛夏被
殺崔元藻衙德裕殺已即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
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其獄不付有司
但用紳奏而實相死是時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令狐

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勸元藻等使二
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歿者官爵
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
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內左拾遺元藻武功
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為怨仇所根却卒能自伸
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為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沒而坐
湘寃云

李讓夷字達心系奔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官
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與宋申錫善申錫為翰林學士薦
讓夷右拾遺俄詔拜學士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

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奪職累進諫議大夫開成初起
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廉起
居卽今諫議誰歟可言其人石以馮定孫簡蕭俶李讓夷
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球故
與李宗閔善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所書爲後世法不可
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決用讓夷進中
書舍人旣而李珣楊嗣復以覃之薦終帝世不得遷武宗
初李德裕復入三遷至尚書右丞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
侍郎爲大行山陵使未復土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
于道贈司徒讓夷廉介不妄交位雖顯處以儉約自稱爲

世次美

曹確字剛中河南河南人擢進士第歷踐中外官累拜兵
部侍郎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中
書侍郎確邃儒術器識方重勳循法度時帝薄於德昵寵
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媮薄
少年爭慕之號爲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
不已可及爲帝造曲曰歎百年教養者數百皆珠翠襍飾
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緡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
涕下舞閣珠寶覆地帝以爲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

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餼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
也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之權為威衛將軍確曰太宗
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之元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
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
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公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
率拾遺竇滄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帝
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言之而神策中尉
西門季玄者亦剛彀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
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確居位六
年進尚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為鎮海節度使徙河中
卒始畢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弟汾以忠
武軍節度使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卒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皆
中徐商辟署鹽鐵府參議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為翰林
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
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
醫韓宗紹等送詔獄索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
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紹宗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
下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
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路巖

韋保衡從爲惡言聞帝俄斥康州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
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瑄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
瞻善分貶嶺南巖等殊未已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
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
正特爲譏擠舉以爲免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
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號一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
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日卒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
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
已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
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老言年二十卒

李崇字茂休系本隋西舉進士書判拔萃比日中拜

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齋
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
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爲宣武節度
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留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東都留守河東亂殺其
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太原府有
惠政爲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始
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髹鏤龍
鳳葩藹金釳之上施複坐陳經凡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

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檐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昔憲宗嘗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為刺珠玉為帳孔鵠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為檐注陛城塗畫更金每一刺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為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士為利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技飾傳言利悉震搖若有光

王為樹木聚桑門羅像若故鳴螺維日夜錦車續輿載歌

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王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和人老至辭餞或嗚咽流涕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社口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灑屏其才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末于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公言荒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實為一條據之不疑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為以不可知為神以物理之外為畏以變化無方為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償報散豔

二李崔蕭二鄭二盧帝周二裴劉趙王列傳第一百七

唐書一百八十二

宋祁奉敕撰

李固字仲樞其先趙人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劔南王
播皆表署幕府累官戶部郎中温造為御史中丞表知雜
事進給事中將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
言上遂制書曰陛下當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處
調護地非所宜詔改它王傳固言再遷尚書右丞李德裕
輔政出固言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用召為吏部侍郎
州大豪何延慶橫猾譁衆遮道使不得去固言怒捕取杖



殺之尸諸道既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祝吏姦進御史大夫大和九年宗閔得罪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以固言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頗思之復召為平產事仍判戶部羣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鬱羣臣之請謂何比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尤無狀帝曰貞元時御史獨王堪爾鄭單本舉堪疑固言抵已即曰臣知堪故用為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主前

語列傳詩曰齊齊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特多闕官尋

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疏實易直為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己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向公舉雖如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面之微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為西川節度使詔雲詔雅樂即臨臯館送之讓還門下侍郎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始置羸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雄完武宗立召授右僕射會崔瑛陳夷行以僕射為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蒲澤歲河水壞梁東攔窄用舟邀馬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帝回鶻詔鎮獻財助軍上疏固諫不從以疾復為少師

遷東都留守宣宗初遷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
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國言吃接賓客頗褻然每議論人
事所乃詳辯

李珣字待價其先出趙郡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
冠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
昨經碌碌非子所立乃更舉進士高第河陽烏重胤表置
葉府以拔萃補渭南尉擢右拾遺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
始復土即召李光顏于邠寧李勣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入
宴羣臣既與宇文鼎溫禽韋瓘約同進曰道路比言陛下
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

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過密弛
禁本為齊人鐘鼓合鄉食不施禁內夫王者之舉為天下法
不可不慎且光顏懇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令訪謀猷
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為厚邪帝雖置其言然
厚加勞遣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珣上疏
謂權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有之方天下死事
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若為人飲與鹽粟同食若重稅
之售必高其敵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
論稅以售多為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
陛下初即位詔懲曩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

是時林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陰中帝欲珽
以數諫不得留出為下邳令武昌牛僧孺辟署學書記還
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
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為翰林學
士加戶部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珽曰卿亦知有鄭
注乎安與之言珽曰臣知之女奴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
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曰是怨珽及李宗閔以罪去珽為
申辨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復為戶部侍郎開成中楊嗣
復得君引珽同中書門下平章書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
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存惡相彰和明黨
益熾矣珽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
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珽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
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補
亂可至哉杜棕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
陳夷行荅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珽曰祖宗倚宰相天
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
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
小務以疑待下故一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實易直勸我
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二取一彼空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
與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語貞元初政事誠善

德宗晚喜聚財方鎮以進奉帝恩更得賦外求索此
其激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理曰貞觀時房杜
王魏爲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進封贊皇縣男始莊
恪太子慶帝之意屬陳王既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
理曰帝既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即位人皆爲危之理曰臣
不知奉所言小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理數稱道無逸篇以
勸時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理請卻之以
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大兩祥宮至安
上門陷于濟不則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
使尋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內徙郴州二州以太子賓客分
召珏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俄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
度使理顧已大臣諶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
下心江淮曰發人君言販流民以軍羨儲殺牛價與人卒年
六十九贈司空諡曰貞穆始淮南三節度皆平於鎮人勸
易置者寢珏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公之及疾亟
官屬見針內惟以州有稅漕言而神策軍常爲豪商占利
方論奏未竟爲恨一不心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
侍門無饒餉淮南之人德之理已歿卽闕下願立碑刻其
遺志又云

賈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當別白矣
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
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為
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為難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頌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
擬漢荀氏八龍珙為人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
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為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
治撫後元珙對精亮有理趣帝咨嗟迂久時徐州以王智
興後軍驕數犯法節度使高瑀未能制天子思材珙威烈
者檢軍其弊見珙意慷慨又知治泗得士心即謂宰相曰

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珙才更詔王茂元帥嶺南而以珙
代瑀居二歲徐仁戢畏入為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會
大旱奏析滙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
相李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珙坐不能捕以為負望少哀
開成未累進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仍領鹽鐵即拜中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
射明年以兄瑄喪被疾求解以所守官罷與崔鉉故有怨
及鉉宰相代為使即奏珙妄費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婚
又劾與劉從諫厚數護其姦貶澧州刺史再斥恩州司馬
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為鳳翔節

度使鉉復執政珙懼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
係驛議所以緩接珙坐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
東都就拜留守獲節度鳳翔卒于官

子洵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
姓名傳檄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无誤終御史大夫
瑄字從律珙兄舉進士賢良方政皆高第累辟諸使府入
朝稍歷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進給
事中大和初持節宣慰廬龍使有指及興元殺李絳復往
尉撫軍皆按堵還遷工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爲讒所危

宣宗初齒時罕故弊者官與大理卿王正雅請出獄付
外與衆治之天下連其賢以尚書右丞出爲荆南節度使

進左丞時弟珙任京兆尹並據顯劇處世以爲榮俄判兵
部西銓吏部東銓徙東都留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拜
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瑄行方介有
器蘊人屬以爲相而卒不至當時共咨云弟瑄瑛尤顯瑛
位刑部尚書瑛河中節度使

瑛子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外
郎嘗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世
推李都爲大龍口滄家放不得預雖自抑下指不許而澹
與焉終吏部侍郎

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為目曰釘座梨言座所珍也
乾寧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從
遷洛罷為尚書右僕射柳璨忌衣冠有均主者與為白州長
史被殺於白馬驛家沒掖庭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
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始其父王母長孫春秋
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
婦願後子孫皆右爾老世謂崔氏昌大有所本云

蕭鄴字啓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察
御史翰林學士出為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中書
御史中書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御史中書侍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射徒劍南西川南詔內寇不能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
西道觀察使歷戶部吏部二尚書拜右僕射還以平章事
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云

鄭肅字文敬其先棗陽人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
進士書判拔萃補興平尉累擢太常以卿博士有疑議往
咨必據經條答文宗高擇魯王府屬肅以諫議大夫兼長
史王為皇太子遷給事中進尚書右丞出為陝虢觀察使
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執導東宮詔兼賓客
為太子授經既而太子母愛死為謫所乘廢斥有端肅因

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然內寵方
燭太子終以憂死出為按察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武宗
知太子無罪特因於讓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健健有
大臣節召為太常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宣宗
即位遷中書侍郎罷為荆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謚曰文簡
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規仁表皆豪爽有文仁規位中

書舍人

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闕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

以而作郭一表以從所凌晉人畏薄之劉郭未十生竭
罷此事帝以盧商代之

商字為臣孤家宴困能以學自奮舉進士拔
萃皆中由校書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餘遷至大
理卿為蘇州刺史吏以鹽法求贏貴民愈困商令計口售
鹽無常額人便之歲貲返增宰相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
召為刑部侍郎京兆尹方伐潞蜀糧踰六行餉軍環六七
鎮詔商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又詔杜棕兼鹽鐵度支并二
使財以贍兵乃不乏出為東川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還判
度支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大中元

年春旱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敦理囚繫於尚書省誤縱死

罪罷為武昌軍節度使以次解拜工部尚書卒

盧鈞字子和系出汜陽徒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以拔萃

補秘書正字從李絳為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裴度

為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中錫獄知名進吏部

郎中出為常州刺史遷給事中中有大詔令必反覆省審駁

奏无私拜華州刺史文關輔驛馬疲耗鈞為兩健馬率三歲

一易自是無乏事擢嶺南節度使分州道商舶始至異時帥

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環繫廉尊以清靜治蕃

僚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吏或撓之則相延

為罰金下令蕃華不得通婚

貞元後流放衣冠其子姓窮弱不能自還者為營棺槨還

葬有疾若喪則經給醫藥殯斂孤寡稚兒為立夫家以奉

粟資助凡數百家南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華

蠻數千走關下請為鈞生立祠刻石頌德鈞固辭以戶部

侍郎召判戶部會昌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

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漢具李師代劉稹武宗以鈞寬厚能

得眾詔兼節度昭我軍會積死戰乘駟往進檢校兵部尚

書專領昭義鈞石路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

三千保潞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

信獻款且曰不即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遣方旌欲
盡夷路兵鈞不聽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
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闕下餘衆悉原俄而與
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惟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
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為帥鈞倉卒奔潞
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即相與謝鈞迎還
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乘其變
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
騎百以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即拜檢校尚
書左僕射直宗即位改吏部尚書會約自天平徙宣武
使人情安然召入復為吏部尚書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
封范陽郡公節度河東大中九年召為左僕射鈞宿齒數
外遷而後來冬至宰相始被刃自以當輔政既失志故內
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遂將林野雲日一還令狐綯惡之罷
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
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以鈞者碩長者顧不
任職咎綯為媚賢綯聞言于帝以鈞同守書門下平章
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然檢校司徒為東都留守懿宗初
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事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諡

二元鈞與人交始若濇濇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照不為鮮明位將相沒而無

贓財

盧簡方失其系世不知所以進盧鈞鎮太原表為節度府判官會受項羌劫鈞使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樹聚鄆自神山至唐泉縣三百里毫過其衝賊不得騁候遲便之緊遷江州刺史徙大同軍防禦使大開屯田練兵俊闕沙陀畏附擢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久之徙振武軍道病卒

宗字登玉世顯上宗建仁及弟消進殿中侍御史上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

無功能為太子賓客分司卒

周輝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

練府巡官入為監宗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

文宗雅重之李宗閱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閱歲召還大和

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滯細有名士分逐之獨輝雖嘗為

宗閱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

舍人事帝御紫宸殿與宰相語事或左右史咨質所宜

擇最為天子欽矚俄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武宗即位以

疾改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
史翦捕劇賊出兵戍諺蒸湖禁止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
封汝南縣男相將暴警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
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
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
功凡人君尚不改變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
宰重貽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
者纔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
兆持不與錄是妾進者少衰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
歸帝召宰相議

事擇對不合二日罷為初南東川節
使駙馬都尉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

免帝悟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為浙東觀察使劇

賊葉鎰誘山越為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正賊

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休仲子也操守嚴正方兒童

時兄弟偕隱家豎畫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產者

諸其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為監察御史

更內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

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

次為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
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合付史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大和
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二舟載債數
吏乘為姦言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
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寔能者請急者由江抵渭舊歲率
雇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年者新法
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為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
二十萬斛无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它
資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
澤寶石悉歸鹽鐵兼政凡五歲罷為官武軍節度使封河
東縣子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後赴歷陽封河

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為嚴察行所治
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通媚有體法為人融藉進止雍閑
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尼常不御酒肉講求其
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頌以為樂與紘于泉素善至為
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劉瑒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鎮國陳夷行
表為判官入遷左拾遺諫武宗力士言多懇愴大中初
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
筆遽成辭皆允切會代党項詔為行營宣慰使遷刑部侍

郎乃袁彙救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
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
其詳繇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久饗雜進倡舞琢
曰豈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士
臨觀又下令不何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內以安徙河東節
度使未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始琢在翰林帝素器遇
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問帝
視案上曆謂琢為朕擇一令日琢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
日卿可遂相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嘗與崔
貞由義帝前真由請既列流品琢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
職而先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
俄而琢大病加工部尚書拜卧內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
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琢以名節自將片
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與琢同知政者
夏侯孜字好學亳州譙人累遷終絳等州刺史錄兵部
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
懿宗立進門下侍郎譙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為西川節
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為貞陵山陵使坐
墜壞出為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副仆孜

中即死不數日致罷咸通時蠻犯蜀深入士之遷道貢致
沿蜀無素備以天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德宗出狩變金卒羽衛
軍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
帝嘉之賊平潭城引在幕府累擢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
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火其營夜
為亂植列卒不動須之還明而潰捕斬皆盡優詔嘉其
擢嶺南節度使終于官父存約辟署與元李絳府值軍亂
方與絳燕間吏報賊至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德厚設
不當獨免即切勅左右捍之而同被害隱以父死難與兄

昌中擢進士第歷州刺史河南尹以兵部侍郎領鑾鐵轉
運使咸通末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
縣伯性仁悌不敢以貴權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資與隲同
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宦寔顯還家易衣侍左
右田布衣也隲終宣歙觀察使既輔政它宰相及百官皆
詣第升堂庶母歲時公御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
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即回班候夫
人起居搢紳以為榮後懿宗崩隲當國皆有母遂踵其
禮僖宗初罷為鎮海軍節度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安下

際六常知廣明初為吏部尚書居母喪卒子光逢光裔光
電皆第進士歷臺省華劇光逢尤規矚自持以中書舍人
為翰林學士時光裔由膳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內外命書
士歆羨之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父又福建觀察使坦
及進士第沈傳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脩
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綯當國薦為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
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
一榻堂下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
相之舉休何方類左右索肩輿出省史貽駭以為唐興

未有此辱人為坦羞之再進禮部侍郎即江西觀察使

州刺史召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
性簡儉不娶楊收女饗具多飾金玉坦命徹去亂我家
法世清其槩從子贄

贄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
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
戶部尚書帝疑其外風檢而樞帷薄速問翰林學士韓偓曰
贄咸通大臣坦從子內雍友合疏屬以居故滅獲猥眾出入
元度殆此致謗言者帝每聞咸通事又常然歛衽故偓
稱之為贄也帝幸鳳翔為大明宮番守羅俄進尚書左僕

射以司空致仕朱金忠將復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鄭昌延字光遠咸通未得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鳳

翔表在其府黃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慰諭諸軍

畋再秉政權司勳負外部翰林學士進果兵部侍郎兼京

兆尹判度支拜戶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刑部尚書無它功以病罷拜尚書右僕射卒

王溥字德潤失其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

修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充集

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奏為刑部郎中知雜事昭

宗蒙難東內溥與胤說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帝及正驟

判戶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

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溫侵逼聚潞州司戶參軍賜自

盡與裴樞等投口于河

盧光啟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為張濬所厚擢累兵

部侍郎昭宗立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啟權授中書事兼

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部侍郎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俄罷為太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光啟執政

章貽範為檢相繼為宰相貽範三垂憲以龍州刺史貽通

則檢為涇州刺史二人奔行貽範還給事中用李茂貞

則檢為涇州刺史二人奔行貽範還給事中用李茂貞

則檢為涇州刺史二人奔行貽範還給事中用李茂貞

薦閣每為三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倚權臣
恣為不恭會母喪元諭三奪服不數月立檢別拜中書令
人貽箴薦於黃真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
貞與朱全忠通好乃求尚主取檢女為皇后妃以固恩帝
還京師檢長流環州光啓賜死

三傳卷一百七

畢桂留陝與朱朝及傳第一

宋 祁 奉 敕 撰

畢誠字存之黃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凌凌生勻世失官
為鹽估勻生誠蚤孤夜然新讀書母郵其疲奪火使寐不
肯息遂通經史工辭章性端慤不妄與人交大中舉進
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武杜悰幕府悰領度支表為巡官
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裕始與悰同輔政不協故
出悰劔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誠餞訊如平日德裕忌之
出為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要家勢
人以倉駕一曹為辱誠沛然如處美官無異言宰相知之

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召入翰林爲學士党項擾
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樞管舌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
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唯
唯即拜刑部侍郎出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
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餽乏誠募士置
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昭
義又遷河東河東尤近胡復脩杞頭七十拜謹候虜寇
不敢入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召爲戶部尚書判度支未
幾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替固稱疾改兵
部尚書罷旋兼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誠於吏
休尤所長既貴所得神勳義訓宗屬之無不聞然如誠初
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
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妹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
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留于邸誠亦放之
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
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
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
誅死

崔彥昭字惠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第數應帥
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戶部侍郎繇河陽節

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
年境內大治耆老叩關願留詔可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
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判度支初楊收
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秉政矯革之而
彥昭協力故百職脩舉察不至苛不六月遷門下侍郎帝
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成其美彥昭雖宰相退
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
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光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
倨不冠帶媢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
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救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
可及爲懿宗所寵擢彥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尚書
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劉鄩字漢藩潤州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
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奇其文表爲
堂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劔南淮南未嘗不從會昌時位
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鄩六七歲能屬辭德
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師李德裕既斥鄩無所依去客江湖
間既號高元裕表署權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
擢左拾遺召爲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承旨

穀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綯久當國更數赦不
為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穀乃申直其免復官懿世高
其義進戶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度支信宗嗣位再遷尚書左僕射初韋保衡
路巖與穀同秉政為迹親俄而蕭傲崔彥昭得相罷穀為
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黃巢方熾詔高駢代之徒即度鳳
翔固辭還左僕射帝西狩追乘輿不及與崔沆豆盧瑑
將軍張直方家賊捕急三人不肯臣 以見殺豆盧瑑者字
希貞河南人仕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樹未幾及禍

初同通中有治曆者二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

謂何答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叔韋保衡路

巖盧攜劉鄩子琮瑒與沆皆不得終云

陸扈字祥文宰相贅族孫客於陝遂為陝人光啓二年從

僖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長上屬

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

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扈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貝元

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始

其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甚暑扈學士輒

戴日冠勝天也以譏扈進非其時累為尚書左丞封嘉興

縣男徒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留為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辰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嗣票主以兵代鳳翔展諫曰國步方安不空加兵近輔必為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室帝寵軍與責最速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從太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吳郡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展裴贄孰忠於我偓曰展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展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為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展如是亦不足責自陛下反正臣書不喜乃讒言也帝遂逐展等

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公曰國西鳳翔為最近迹其罪固不可赦然尚儲貳貢朝廷未之絕無空於詔書有以異也始崔胤罷制家八之胤內忿望及是議以為陰有黨附段沂王傳分司東都胤死後授吏部尚書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均者與展濮州司戶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展初名介迪後改云鄭荃字蘊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左司郎中因妻甚正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黎務撥請無犯州境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

為歛兵州獨完信曰... 庫後宅盜至終不犯鄭... 繁王徽為御史大夫以兵部... 弘徽任中書舍人繁以其兄... 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為右... 謹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 士致徽致... 以詩謠詆諷中人有誦之... 天子前者昭宗意... 式有所...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 兵號鄭五... 體至是省史... 其家人上... 諸君吳... 矣人皆曰不諱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傳聞... 帝詔下...

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歎後鄭... 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 不為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絲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 軍改著作即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宣員欲取外九品以... 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 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 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陪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 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官闕局署督裁

咸化十八年

監生徐英寫

里開并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一之中又七八九
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
與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
之險北有白崖繚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藪若廣浚漕渠
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未
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
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上薄水淺人心貴器浮輕
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復狠戾不可以都惟
襄鄧實惟中原人心所歸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水
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爲人林疆無
以中興公而朴所
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
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以素無聞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
爲其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貧饋饌
遠者以美餘上後數月巖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秘書監
三與鄭州司戶參軍丞與朴首相者
孫僅字龍光父景商爲天平軍節度使僅第進士登顯官
以三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面行
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

使始寔夢登柱上槐枝暮而茂既而偃秉政封樂安縣侯
與朴皆與司馬卒偃性漏簡不矯飭嘗曰六句有行
不必以已長修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叟仆
諸前不之責若持怒心即自撓矣兄儲歷天雄節度使
終兵部尚書

韓偓字致光亦非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
諫遣以疾辭後遷累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
言副下專為翰林館子士遷中書舍人偃嘗與胤定策誅
劉季述昭宗反正為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偃曰
陛下下李亦持餘皆故不問今又誅之惟不懼死舍后意

綱猶冀下可治官人也厚可任者假以心律德自翦其
實慶有下濟今會度支共乃八千人公私幸屬不減一萬
誅六一巨魁不見有益適同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
事終始為用言舍人令孤淡任機巧帝嘗以富國俄
又稱曰換作指段義段一段嘗用卿辭曰換再世宰相
緣故此下上之終許後可以許巨獨不可移乎帝
曰我不能治官人亦何便因薦備文天起崇勳功正雅重
可以治官人亦何便因薦備文天起崇勳功正雅重
以功治官人亦何便因薦備文天起崇勳功正雅重
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相稍更附

全誨月敬容管忌胤胤聞及鳳翔李及貞入京使留族
一繼筠宿衛僅聞以為不可道不納僅又語今狐渙渙曰
吾屬不惜空相和無衛軍則為國憂國矣僅曰不然無
與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無胤聞長全不知所出
李彥弼見帝信甚帝不平僅語遂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
言自破帝不用彥弼語僅及次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
曰海有官屬曰夕議事奈何不登我見學士取小繼昭等
飲殿中自如帝怒僅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公常官爵
母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顯決事繼昭輩所奏必一聽它日
表及則人人上忠切以新兵檢中人今故朕願下朝其危
矣及胤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僅勸胤督茂貞還衛
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寺若茂貞不如詔即許全
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僅夜追及鄆見帝
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
位僅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
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僕變壞而召可也
何必使出表冠廟堂入泣血極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
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通僅求草僅曰賊可
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僅曰吾職內署可黜默乎

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謀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艱然出姚洎洎曰使我富直亦繼以死既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倭甚從皓讓倭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倭不敢對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倭倭至再拜哭曰崔胤其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倭曰願陛下還宮無為人知帝賜以麪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倭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官婢賴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盡誅具像仁願若柳賴恩不可外以靜羣心帝曰善崔胤請以禪王爲元帥帝問倭曰累吾兒否倭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雲王聞鳥聲曰上與后幽困鳥雀聲亦悲陛下明之惻然有是言帝曰然豈見天生忠孝與人異意遂決倭附胤類如此帝反正勵精政事倭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同輔政遂固辭初倭侍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學士不與外班按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絕席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倭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禮全忠怒倭薄已悻然出有

譖倭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倭貳會逐王溥陸辰帝以王贊
趙崇爲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罷贊崇皆倭
所薦爲宰相者全忠見帝斥倭罪帝數顧胤胤不爲解全
忠至中書欲召倭殺之鄭元規曰倭位侍郎學士承旨公
無遽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
人矣再貶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
故官倭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元儀字羽光
亦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丞倭貶之明年帝宴文思越場
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隸州司馬侍御史歸諤
隸州司馬侍御史歸諤

豪英各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復庸奴乃欲
鄣橫流支已顛寧不殆哉觀察朴輩不次而用捍豚膺拒
軀牙齧亡而已一韓倭不能容况賢者乎

列傳第一百八

宋 祁 奉 敕 撰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勳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補校

書郎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為安南都

護精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

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植奏以政最

即真首領為刺史既而州部廢弛珠徒以政最

或時常侍徒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及戶部知選

自少譽仕宦言不為外遷弱不為

德在所抑 白夢中意也

... 悉不次用... 戶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 元善最為帝寵信賜通天屠... 至通... 植植震怒具言狀於是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既行詔捕... 吏下御史獄盡得交私狀與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 京師走為忠武宣武節度使卒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 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 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一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 一人兼朝長云

揚古之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 宗時以上書嗣下仕為涼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七歲... 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六義善屬文所... 賦... 一人號神童聖人多造門觀... 朝之... 爾非... 尺二... 解... 以... 自... 不食肉... 日... 得... 進... 士...

乃可全陽新得... 高尺餘... 曰此... 刻在... 嘗言... 姑洗... 收問五絃外其二... 何況曰世謂周文武二王... 曰此... 文王操... 况而以黃鐘為宮而... 絃收... 如子之言少... 大敬馬... 商周人歌... 祇大... 黃鐘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 姑洗為徵南呂為羽... 聲下所以取其正... 謂鬼神畏商之剛... 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鐘... 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為均... 韻聲也始以... 律為羽某律以宮某律以徵亦曰... 為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 為未始... 收未... 也... 以兄... 未仕... 不肯... 進士... 既假... 櫓

北十八年

卷之三

七

卷之三

七

禍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崇素署淮南推官崇領度支
又節度劔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為渭南尉
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又以假方外邊諒不可先固
辭植嗟美為止復為崇節度府判官蜀有可懸直雋州西
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崇計興屯田省轉饋以
飽邊士崇將從之収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衝本
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雋兵少賊得乘間若調
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
計耶乃止始周墀罷宰相節度東川表其弟嚴掌書記俄
而墀卒宗舜為觀察府判官兄弟並在幕府未幾嚴自折
西判官擢監察御史而以弟自西川遷兄弟同臺山梁
友以諱禮學改太常博士而嚴亦自揚州召為監察御史
中因建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自有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
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旂常今旂常因車飾隸太
僕非是未及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為支使還
拜侍御史尋沃效以宰相領度支引荆度支按遷長安令
懿宗時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大邑州掠交趾調華
人往屯涉氣瘴死者十七載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章募
士三苗置鎮南軍以范蠻悉教賜張勳必注滿壺不能支

又峙食沃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尚書右僕射封晉陽
縣男既益貴稍自盛滿爲夸侈門吏重客倚爲姦中尉楊
玄价得君而收與之厚次之相次實左右之乃招四方
賕餉數千謗收不能從玄价以自危大憲陰加毀短知政
凡五年罷爲宣歙觀察使不敢當無使稟料但受刺史俸
留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劾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
使受謝百萬及亡隱盜明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
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以二小舸趣官又明年流驩州俄
詔內養追賜死收得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宜死今獨一第
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縱之收

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追
雪其辜復官爵子鉅鱗鉅乾寧初爲翰林學士從入洛終
散騎常侍鱗至戶部尚書收兄發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
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
廟主署新謚詔百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以爲改作主
求古無文執不可知禮者躓之改太常少卿爲蘇州刺史
治以恭長慈幼爲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政聞朝廷意
有治劇才拜嶺南節度使承前寬弛發操下剛嚴軍遂怨
起爲亂囚傳舍貶婺州刺史假字仁之仕終常州刺史收

與昆弟護喪葬偃師會者千人嚴字凜之舉進士時王起
選士三十人而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及嚴五人皆世胄起
以聞詔獨收嚴累遷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收知政請
補外拜浙東觀察使收貶嚴亦斥為邵州刺史徙吉王傅
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干涉注涉昭宗時仕至吏
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人端重有禮法
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語
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
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注為翰林學士涉已相辭內職
志純潔親歿終身不肉食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
文宗優遇之居循循謙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雖褐衣
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嚴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父時故
人在方鎮者交辟之久乃答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
入翰林為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
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
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通賂遺奢肆不法俄與
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為牛頭阿旁言
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侷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嚴

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
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
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為相時委
事親吏邊咸會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間言財利帝召
見則曰臣願破邊咸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
巖親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郭籌者相
依倚為姦巖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妄給與以
結士心嘗閱武都場咸籌莅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
中驚以有異圖徇恟遂聞京師巖坐是徙荆南節度使道
美須臾到江陵兩散館白捕謫局籌等巖家緘禮說歸死
別取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別取
喉驗其已死俄而白及保衡者京兆人字蘊用父慤宣宗
時終武昌軍節度使保衡咸通中以右拾遺尚同昌公主
遷起居郎駙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愛而妃有寵
故恩禮最異悉宮中珍玩資予之俄歷翰林學士承旨以
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尚主至是裁冊替又進
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浮淺既恃恩據權以嫌愛勾肆
所悅即擢不悅擠之保衡舉進士王鐸第子籍蕭遘與同
升以嘗得子已皆見斥逐楊牧傾路巖人益畏之王薨而

美須臾到江陵兩散館白捕謫局籌等巖家緘禮說歸死

寵遇不棄僖宗立進曰徒俄為恣家白發陰罪貶賀州刺史
史再貶澄邁令遂賜死弟保又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戶
參軍而劉贍等坐主覓見貶者偕復起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被辟浙東府
入朝為右拾遺歷臺省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
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
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勣甥同位
宰相然所處議多駁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表宋威齊克讓
曾袞皆善將為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熾結益不制乃

令立功乃固不可策請又欲激巢使歸而賊鑿因授率府
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曰繇是罷為太子賓
客分司東都俄為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
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即按關東諸
將為鐸畋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
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足蹇神智瞶塞事多決於親吏楊
溫李脩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
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
關明日以太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

斷棺磔口於長安市子晏天祐初爲河南尉柳璨殺之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駘賊遂奪威錫而西易若舉毛
可謂朝無人焉唐將干攜爲之鳴身宜天之假手於賊而
磔其枯骨也

馬揚高盧列傳第二頁九

鄭二王章張列傳第一百一十

唐書一百八十五

宋祁奉敕撰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字子佐爽邁有文舉進士賢
良方正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爲翰林學士高其才
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薦爲刑部
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宰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坐
吳湘獄不能直寃貶循州刺史死于官畋舉進士時年甚
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爲宣武推官
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綯繼
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外更帥

鎮幕府綯去位始為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誣改罪不可
任郎官出之久乃入為刑部員外郎劉瞻為宰相薦授戶
部郎中入翰林為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
詔紛委改思不淹畧成文粲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
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瞻以諫在懿宗賜罷改草制
書多褒言韋保衡等然之以為附下周上貶梧州刺史僖
宗立內徙郴絳二州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
延英獨常侍不與改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以兵
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時宰相駱弘恭數坊呵

上行入改教督上百步禁宿官僕使不得置淫宰相府
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地班進宿官僕使不得置淫宰相府

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
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
甫為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摠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
緡改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
之再遷門下侍郎封榮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乾符
六年黃巢勢寔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
議咸請假節以紓難改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
高駢使立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謂道之
師方至叢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改曰不然巢之

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
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
歸衆一離巢即枕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
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
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叟
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
南蠻方彊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叟以為損
國威靈不可即抗論至相詎嫚攜怒拂衣去裾饒於硯因
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叟為太子
賓客分司東都俄召拜吏部尚書明年為鳳翔龍西節度使
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縊戎之給戰士帝出梁
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悞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
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叟曰方艱虞時事有機
急不可中務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
不可叟還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
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叟隔諭不可即悉出金帛請得脫
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僞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詔使至叟
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叟遣子
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賊將又至叟斬于

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
都統軍中丞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
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使弘夫設伏
以待璠內輕敗儒柔縱步騎鼓而前敗以銳卒數千當賊
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
罵日暮軍四合塵戰龍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
獲鎧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內
尚數萬無所歸敗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
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明傳檄天下時
王命不出朔門四坊謂王宦微不能復與敗檄至遠近
咸各治兵思立坊謂王宦微不能復與敗檄至遠近
微敗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敗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
夫取咸陽以梓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
入都門爲賊所覆敗數救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
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
賜御袍犀兕拜而不賀行軍司馬李昌言者也與平遣麾下
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城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
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守此矣遂委軍
去昌言自去留後衛敗出城既平遣兩勳者即辭疾詔授
太子少傅司東都便昌言至行在以王鐸

將兵復拜昭司空門下侍郎事宣務一以咨決興州
成將孫鄴坐職抵死昭奏言鄴輔失守鄴護裒斜有功
請免死陳秋兒保嘆峨山其然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
常侍諫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
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滿二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
亦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昭以為不可請行營節
度繇裏行至入夫許滿二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
奏非軍興者以故事從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昭不
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昭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
卒不請敬瑄而令孜救敬瑄內常衛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
遣客上昭過昭帝得其情不許昭乃引疾去位入見帝曰
乘輿東還繇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峙一委焉言乃可安
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
疾或羸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
帝以其議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少保罷政事以疑績為壁
州刺史八聖奏從龍歸卒年六十二贈太尉後帝思昭忠力
又贈太傅疑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討野望將成奉天
昭召隸麾下以避厚禮之茂貞感兵飾擢及昭還葬
鄭表為請諡曰文昭

贈宗林弘夫官政為人仁惠其來如時至凡與布衣交至
貴無少易鄙歎者其意也才敏事政擇為給事申至侍郎
其損怨類如此策之難先請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天
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
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武通後仕寢
顯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為世稱擢拜御
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繇禮部尚書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保

衡綠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擢權勢雖厲政權將入
戶不附者病鐸其勢不得其權轉敗鐸亦一此初

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為宣武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射召
始鐸當國練制度知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
跋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
六年賊陷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
議置統帥因請自奉諸將皆不從帝即以鐸為守中荆
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總制流元益募軍完
器鎧武備嚴設卒係石西平王晟諸軍皆新舊言兵然中
無有鐸信之眾為將者皆兵使守湖廣而賊捨廣州鼓
而北係直風未戰輒潰營退營襄陽於是高駱代之貶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召拜太子一師從天子入蜀拜
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八子太保平章事是
時誅討大計悉屬斷斷乃幸多難故
慨王室每入對以噫嗚流涕自痛
檢校司徒中書令為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
戶部相庸等使於是表佳女潛自副鄭昌圖裴贇裴樞王
搏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
節度為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為監軍率衛兵泊梁蜀師
三萬壁壘並屋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
至號令嚴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賊數感宦人田令
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危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
後數月復京師策勳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
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眾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
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
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更
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弟
錄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鐸拒之自督勇士
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鐸貶韶州司
馬然太子賓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
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尚主者或以徽
聞徽本澹聲利聞不喜從見宰相劉瑒曰徽年過四十又
多病不應在選瑒為言乃罷從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書
記召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徐
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不樂外忍不言
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為殿中侍御史署
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洪薦知雜事進考功員外郎故
事考簿以未注上下為殿最歲久易漫更輒竄易為徽始
用墨迹絕安故擢翰林學士廣明元年盧攜罷宰相以徽
為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傳宗西
狩冒夜出徽與崔沆盧瑑僕射于琮詰朝乃知追帝不
及墮崖樾間為賊所執迫還將汙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刃
環脅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
裂縑書章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
陣使昭義高濬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
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洺磁三州貳于已昭義所隸唯
澤一州帝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守潞士心多附方立昌
圖不能制朝議以大臣鎮撫即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是時李克用亦墜澤潞

徽商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奉表固辭詔可更為諸道租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葬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徽助為多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皆廢掘鞠為丘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脩奉使徽外調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即奉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尹官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勢倖一平以法繇是為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為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眾忿共譖罷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

諫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帝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封琅邪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焜作亂帝進次漢中焜逼召徽以虺廢自言及焜僭號迫羣臣作誓牒徽託手弔卒不肯焉焜平帝至鳳翔召徽為御史大夫固辭足痺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治帝顧宰相曰神氣尚彊可用乃授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失序吏肆然茲補調重復不可檢徽為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滯進左僕射大順元年卒諡曰貞諱言其先本魏諸公秦漢魏晉漢以國中爵隨以其故王家為

王氏十世祖龍仕為同州刺史在秦歲陽鳳政原子孫
因家杜陵曾祖擇從昆第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
士第至鳳閣舍人為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
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五十餘人微有雅望拜
宰相一日而京師亂遂其設施無可道者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不踐歷華近累遷中書舍
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遷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李昌符亂
興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

大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書丞相封岐國公衡州刺史

詔東川顧彥朗與建合兵以討拜昭度兼行營招撫使乃
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久閉壘敬瑄遣人嘗曰鐵券
先帝所命若何違之淹半歲始拔漢州建給昭度曰公暴
師遠出事變夷地方山東兵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
也空亟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負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
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劍門急攻成都囚敬瑄自稱留後罷
昭度為東都留守杜讓能既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為
平章事進大傅王行瑜求為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
即位後入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沈

行瑜乎乃更號尚父行瑜怨命用李璣輔政而崔昭緯密
語行瑜曰前公已為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璣叶力
此燕人務立黨與惑上聽惑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
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為太傅致仕
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關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
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
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張濟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士
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押闔
干待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為太常博士進度支

不給漢陰令李宙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
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為此張濟教臣也乃急召濟至行
在再進諫議大七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奏署都統判官
時王牧武在平去盟軍最彊累召不肯應濟往說之而敬武
已臣賊不迎使也曰濟責之曰公為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
至不北面俯伏臣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
民哉敬武愕眙曰謝濟宣詔已士按兵默默濟召將佐至
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販鹽虜耳捨天子而
臣之何利邪今詔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

敗後賊平將安江誠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
可反手而取吾憐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議
語是敬武即引軍從濬西擢濬為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
郎判度支後再行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
濬始繇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
為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即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稍
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致
治之要對曰在疆兵兵疆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
功後與論古今事濬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鼎
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
先帝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兵為
掎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
非所有濬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
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
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
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
年幸聽勿疑既濬緯相倡和帝乃決出師詔濬為河東行
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度使副之韓

建為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鐸並為招討使樞密使駱全諲
為行營都監以汴甲三千為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
雜虜合五萬帝置酒安喜樓臨餞濬飲酣泣下曰陛下偏
於賊臣願以死除之復恭聞不懌率中尉等餞長樂坂以
酒屬濬濬不肯舉是役也濬外幸成功而內制復恭故銜
之先是汴華邠岐兵絕河會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濬
慮汴人遂據有之乃令揆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
護送至軍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長子為存孝所
禽汴人亦棄城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

盡全誣飲藥死建遣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因韓歸
範以聞朝廷震動即日下詔罷濬為武昌軍節度使三貶
繡州司戶參軍全忠為尚書右丞詔聽使便濬乃至藍田依韓
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為宰相故濬亦拜兵部尚書領天
下租庸使將後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為相暮請以兵是
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疏乞骸骨遷左僕射
致仕居洛長水置莊自弄廬然朝廷得失時時言及劉李
述亂濬徒步入洛泣論三全義帝致書以濬請諡王王之
難王師範起兵兩州欲以濬為謀主不允全忠帝東遷

潘暉曰乘輿卜洛則文事去矣蓋知其此其墓也全忠長潘
備宅鎮兵欲全義遠不為如盜者夜圍殺之屠其家百
餘人實天復二年十二月始潘素厚末寧史葉彥彥知
其謀以告潘子格潘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俱死不
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彥率士二十八送之泝漢入蜀
後事王建少子播聞道走淮南依揚行密時行密得承制
除拜播請每除吏必紫極宮玄宗像前致制誥于按乃出
之示不忘朝廷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廣陵

賈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繼人柄朝靡謀不
非如政釋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為天下倡扶掖王
止亂恤縵厥心悲夫

鄭二王韋張列傳第一百十

周王登陳劉超二楊顧列傳第一百十一 唐書二百八十六

宋 祁 奉 勅 撰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代選為魯城令安祿山友
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希逸為牙將每戰
得攻魯城者必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膺以徐州歸
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城防禦
使以徙城事不為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死寶籍蔭為千
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侑嘗為懷義參軍寶從之為部將
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駉皆隸右神策軍歷良
原鎮使以善擊毬俱補軍將駉以兄事實寶寶疆毅未嘗詘

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
毬喪一目進檢校工部尚書涇源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
十萬斛號良將黃巢據宣歙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
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
所在盤結柳超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葉亭宋可復
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童
昌主之清平都陳晟主之於潛都吳文舉主之鹽官都徐
及主之新登都杜稜主之唐山都饒京主之富春都文禹
主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
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
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諸
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都辱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
稍惑聲色不卹事以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
令孜以志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邪署汗
垣牖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郁以擊毬
事寶光啓初據賊剽崑山寶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
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
將拓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
稍集寶遣將丁從實督兵攻之郁走海陵依鎮遏使高霸

從實遂據常州及董昌徙義勝軍節度使實丞制擢杭州
都將錢鏐領州事宣州賊李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
騎常侍沈誥使至江南負田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
令搜令孜黨實收誥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實子佶
為支使實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為都統變不禮實實銜
之帝在蜀淮南絕貢賦謾言道浙西為實剽阻帝知其誣
不直駢自是顯隙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實喜將赴之
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實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實實
答曰平時且不聞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時
耶我非李康不能為人作功動欺朝廷也駢遣人切實
亦詭絕之會高望誥才弱與實交備甚使太子左庶子
薛朗叛實方寢外兵格鬪火照城中實驚出諭曰為吾用
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
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鏐田倍皆死浩奉朗領府事實至
奔牛埭駢饋以壘葛諷其且亡也實抵于地曰公有呂用
之難方作無謂我即奔常州依丁從實召後樓都無一士
至者錢鏐遣杜陵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徽致從實聲言迎
實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實奔海陵鏐具
橐鞬迎實于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為畢師鐸所囚
寶元年七十四贈大保鏐以杜陵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潤

唐文德元年七月十四日贈大保鏐以杜陵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潤

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開割其心祭寶使阮結守潤州楊
行密殺高霸而張郁丁從實皆死初黃巢平特溥遣小史
李師悅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
昌反師悅連和與銀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
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將沈攸謂
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
鏐忌已因徐綰亂與田頌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
攻蘭溪鏐使方永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闕昉陶雅
救之執鏐弟鎰大將王求顧全武等未幾鏐將楊習攻婺
州詢乃奔楊渥渥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鏐
取其地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為天下高貴
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空金
吾大將軍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右軍鎮使歷檢校刑
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
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
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
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南面行營招討使
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軍
中多處存義愈為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

曉譬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
爲第一叔城破賊克用爲第一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
屬大將張公慶會諸軍捕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田令孜討王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
重榮有大功不可改易搖諸侯之心不納趣上道軍次晉
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內而重榮拒詔處存臨事通便宜
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彊其地執也而易定介於其間侵
軼歲至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脩鄰驩內撫民
有恩痛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
與諸鎮抗無能侵軋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

與諸鎮抗無能侵軋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

爲留後昭宗從之累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全忠使張存敬攻幽州以
瓦橋濼潦道祁溝關部方與劉守光厚乃畀叔處直兵擾
其尾令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游弈騎已至且戰且
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祁
州屠之斬刺史揚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敬軍河北
挑戰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大將十五上死者
數萬存敬收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部斬親
吏梁汶移書存敬且請盟俄而外郭陷部以其族奔太原

嘉靖八年補刊

使處直主留後全中心亦至處直辭曰敬邑事上未嘗不忠
事鄰未嘗不禮弗慮君之見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用答
曰太原籍兄弟之舊修好往來常道也君苟為罪請改圖
全忠許之處直以從孫為質上所持節即獻絹三十萬具
牛酒犒師存敬取成而還全忠表處直為節度留後檢校
尚書左僕射部至太原克用表為檢校太尉卒處直字允
明天復初為太原郡王

鄧處訥字冲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南
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逐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徇曰天
下五帝之歸復詰詳真惟制危似特述并希希射衆相曉擄
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即復置鎮南軍擢
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為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
度使以處訥為邵州刺史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
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高駢擢滿為裨將將
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半人區景忠獵大澤中嘯仁命
少年千人著伍長自號朗團軍推滿為帥景思為司馬襲
州殺刺史崔翥詔授朗州兵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落劫
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先是郢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
宰肉不平而鬪欲殺滿不克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遂

嘉靖八年藤州

刺史徐顯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滿得志亦集
夷獠數千屠牛勞衆操長刀拓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
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項既彊大且治人有恩哀
徐顯第率兵納之向瓌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項掩其
營周岳靈軍誘戰項墮伏中故大敗淮西將苗皓殺項岳
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
將入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
罪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爲援攻岳
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
三干斷龍回關勛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智絕人
術家言當與翼軫間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克收敗衆
以餉軍公裒鄉兵扞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可得也勛謂
然又其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
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爲勛軍納之既入處訥方宴執
而殺之建鋒許勛賞未及行遣請弗許勛怒率鄧繼宗攻
湘卿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安建鋒使殿督諸將擊之殷大
敗走江澣鄉人夏侯陟殺殷以奇兵出迪田踰澗山據江
爲壁伏兵于奔誘勛度江勛見士未陣爭出鬪殷分兵襲
其壁麾澣江軍夾擊勛大敗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下

而建鋒死殷代為節度使勛請和不許卒禽勛斬之是時
 道州蠻會蔡結何夔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魯景仁
 從黃巢為盜至廣州病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眾飢從蔡
 結求糧乃相倚仗與州戍將黃行存誘工商四五百人據
 連州郴人陳彥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
 兵四千零陵人唐行晏乘巢亂脅眾自防盜永州殺刺史
 鄭蔚與景仁合從數遣謀殷虛實完壘自守殷遣將李瓊
 攻永州殺行晏李瑋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為援久不勝謀
 曰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
 結何夔殷斬之李瓊出來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
 圍不能陣斬彥謙進圍連州會景仁守城三日不下夜

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項字公謹滿字秉仁岳字峻昭
 行晏字昌圖滿不備飭每宴使客抵皆器酒中曰此水府
 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
 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復元年十子法威自立間荆
 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蔡結船殘寇落數千里
 無人跡第彥謙忠義節度趙匡胤逐彥威據江陵匡
 凝弟匡明擊之遂走明州

陳儒江注八世為牙右職廣明元年
 度使時鄆州刺史三書方據荆南
 鄭紹業為荆南節
 憲憚之踰半歲乃

至僖宗入蜀山紹興行在公度產善與監軍
朱敬攻不平世殺之敬攻置等卒然其府度善方襄拔
劍縮城奔親軍聖不得入度善曰而止于君我俄見害親屬
僚佐皆死敬攻以少尹李燧為繼後且誣及誤以罪帝遣
中人似先元錫王寶琪趙撫密戒曰右敬攻可誅誅之以
爾代而寶琪為副敬攻以兵出迎元錫等不敢發而還復
詔鄭紹業為密度使退留不進敬攻者儒領府事明年遷
檢校工部尚書為節度使進檢校右僕射敬攻有悍卒三
千號忠勇軍甚儒不能制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
援京師既歸儒告以忠勇擾治宗廟除之大將程君從聞
之率衆奔滑州瑋追車百餘人軍入滑州而瑋從軍
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瑗韓師德據
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瑗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
使其擊滿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瑗引兵入逐儒儒將奔行在
既又劫還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
以楊玄暉代敬攻監軍召敬攻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
自解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統繡不可計瓌
見心動遣卒賊之敬攻衣黃衣盜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
馬步使趙匡以奉儒出瓌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瓌
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為通腸

疫死者爭啗其尸懸首于戶以備饑軍中甲鼓無遺在等
闔為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諲攻瓌瓌
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年德
諲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瓌死人无識者併尸于井復
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瓌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
授安州刺史

劉巨容徐州人為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涌橋鎮遏
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

州刺史徙楚州團練使黃巢亂江淮授斬黃招討副使徙
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遷山南東
道節度使以扞集屯圍材江匹招討使曹全最與巨容守

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偽北巢追之伏與林樾間賊大敗執
賊將十三人轉鬪一舍虜獲不可計巢浮江東奔巨容追
之率十俘八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
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當事平即忘之
不如留賊為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
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營招討使兼天下兵馬先
鋒開道徑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吏治
時僖宗在蜀公卿多因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
鹿晏弘為禁軍所逐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諲

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
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爲呂用之所譖亡奔襄漢駢遣吏捕
得生見巨容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襄州
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
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
當人以謀勇稱軍中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
城行襲伏士江隩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
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城可
下喜信之既度江吏出迎伏甲與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

行襲乘勝逐刺文華據均州巨容因據夔州使節在蜀均

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隘谷口以通
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即
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
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我昭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
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
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
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
以行全爲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隸之宗
朗不能守焚郛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

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為據全忠以金人不
與行襲以馮恭頌州罷防禦使而廢戎昭軍

趙德諱蔡州人從秦宗權為右將以副書監公孫申州刺

史光啓初與秦誥鹿晏弘合兵攻蔡節度使劉巨容奔

成都宗權假德諱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悉收襄

貲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遣人籠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竊

馬來討建肇劔之奔黔州德諱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

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為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即表以自副

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王卒子匡

凝嗣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

匡疑矜嚴盛飾前後持鑑自照全忠之敗清口匡凝與奉

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

會方城鎮遏使度彰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

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璠斬

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匡疑懼乞盟全忠使親將

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洪留之紳王歸洪與行密欲邀友

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

奔後送全忠以部將苛拘為解遣兄賢入會全忠還之賢

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

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

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

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

不悅殺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奔行密麾鼓旦日飢饉武
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士去從者纔二十人天祐元年
封匡凝為楚王時諸道不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忠
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為國奔翰渠敢有
他志副使王筠勸絕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第匡明大破
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汭敗匡凝
取江陵表匡明為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
節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
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兵
全忠其將全忠潛江南師厚絲谷伐木為梁匡凝以兵
二萬溯江戰大敗乃燔川軍解夜奔楊州行密見之置君在
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全忠以師厚
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
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二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
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
眾為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揚守亮曹州人本姓嘗為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為盜亮
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意劫剽洪饒二州
揚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為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
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

使檢校太保守信義平軍節度使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復恭又以假子守貞為龍劍節度使守忠為武定軍節度
使守厚為綿州刺史初宋致取興鳳州號州刺史滿存以
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為感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
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閬觀察使席
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
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拔眾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
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
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邠
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叛人請以鎮兵討之
茂貞自為興元節度使以書請貢宰相帝為削守亮官爵
囚詔茂貞問罪蒲存來救不克以眾入興元茂貞拔興鳳
洋三州破守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
閬州洪進圍之帝以徐彥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
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繼密為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
刺史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飢甚丐食于野為
邏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已語建
曰此屬吾養之素厚無一為我死公無費衣食不如殺之
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一不
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入毬于口帝御延喜樓問

唐列傳卷之十一
狀守亮不得語頷而已左右白服罪即執獻太廟斬獨柳
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奔京師為左
武衛大將軍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
妾周適使亡去隸神策軍為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朱玫
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摧晟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
守大散關玫兵攻關晟數卻戰潘氏遂大敗內外無固志
帝更徙興元晟西奔玫取興鳳二州晟襲文州逐刺史據
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將與連和假威

成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連無功引還

又攻東川顧彥暉為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
晟食四郊麥掠民資產晟假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
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饋
牛羊晟曰以我為杙一肉平不出建築甬道屬陣以入斬
晟首晟有仁心下懷其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
晟得其妾周世事之周請為妻晟固辭旦夕問省乃視事
愛將安師建者勇而有禮既就執建顧曰爾報焉司徒足
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高同死生不惑復戴日月三謂不

回乃戮之

顧彥朗彥暉者豐州人竝為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
弟有封侯相每厚禮之備子贈資稍稍進秩黃巢亂
率軍同復京師彥朗遷累右衛大將軍元和中擢拜宋川
節度使被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劍門陳敬瑄使
吏奪其節彥朗不得入保利州敬瑄誣劾彥朗擅興兵掠
西境憲宗下詔申曉講和乃得到重署彥暉漢州刺史

揚守亮已歷州刺史王建凶暴欲逐之建聞合溪洞豪酋
取閬州擊利州刺史走即據二州守亮不能制彥朗與建
雅舊陰助資鑲建攻成都彥朗挾故憾與并力道路節梗
敬瑄告難于朝帝詔和解又敕李茂貞德高趙勣綸趙元月來楊

厚所留守厚發兵攻梓州彥暉告急于建建使李簡救之
戒曰賊破并取彥暉無須再往也簡破守厚重彥暉辭疾

不克取建素有吞噬心以彥朗與婚姪女未忍及彥暉則
交好愈疏而境上關賊相誓詔建怒景福元年遂攻彥暉
彥暉請救於揚守亮遣楊子彥成梓執建大將三宗弼彥
暉責曰王公何以見討君為大將不諫云何宗弼謝罪即
解縛使就館齎幕衾服皆具更著為子改名珠明年建將

兵破綿州守厚走得彥暉節時詔已進在暉檢校司空
彥朗節度使美就寧二年昭宗在石門督彥暉建赴行在

建率兵二十萬次綿州討彥暉劫輜運回襲之彥暉不
敢出但遣人塞殘丹路建遂擊取巴閬遂渠通果龍利八
州帝遣中人為兩川宣諭協和使建奉詔還而兵不解彥
暉謀害因大略漢眉資簡等州李茂貞亦欲爭其地使子
與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華元率眾
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奪鎧馬
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之
拒命帝以嗣邾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梓
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瑤尤親信彥
暉以竹代月號不勞風使持節左都督兼領劍南西川
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亦為鏡堂口語及圍急瑤請駟
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琛曰爾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頰垣
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兵猶七
萬初韋昭度為招討使彥暉建皆為大校彥暉謹緩有儒
者風建左右髡髮黥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錄笑者皆殺
之私署洪為東川節度留後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為中國之害也春秋
之世楚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黃巢定京
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以自全大抵唐
室屏翰皆為朱温所前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為害也甚矣

周王鄧陳劉趙二揚國列傳第一



周王鄧陳劉趙二揚國列傳第一

周王鄧陳劉趙二揚國列傳第一

周王鄧陳劉趙二揚國列傳第一

周王鄧陳劉趙二揚國列傳第一

傳

傳

